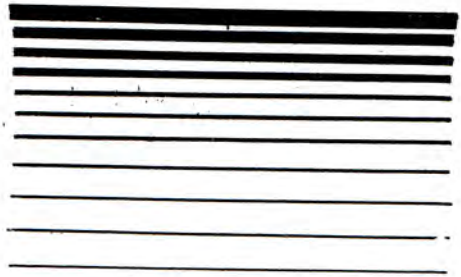

本文係雷宇霆教授於三月十四日，在第十七次慧炬粥會所講，由大同工學院謝勝賢同學筆記，內容豐富，惟限於篇幅，僅擇要紀錄，以享諸位。

各位大德、同學，在未談心與性以前，先略說佛學的淵源。佛教在印度最初是小乘的天下，在佛滅度之後，他們集聚爲上座部和大衆部。其中一部份係由上座部的年老比丘集成經律論，另一部份則由年青比丘爲之。雖分兩處結集，論點却相同，內容也如一。後雖分成二十部，仍不外空與有的小乘二系論。其代表論作就是俱舍論和成實論，俱舍論主張一切法皆有，成實論則主張一切法皆空。而世尊在世時常以五蘊、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等四科爲諸法代表。四科之法可歸爲色、心二法。是佛滅度之後小乘所遵循的思想。六、七百年後，其間雖有馬鳴、龍樹大師揭示了大乘的空理，但亦依小乘的空理而發展出來的。若依我空法有之理說，猶如房屋，我（房屋）是可空的（臭皮囊），但法（磚瓦、沙、水泥）是不空的。若我法皆空則如房屋被燒，磚瓦原料亦隨之而滅。

以上是古印度大小乘佛教的論點。在中國則分爲八大宗，亦即禪、淨、密、律、論、識、天臺和賢首等宗，俱舍和成實二小乘宗則已歸納在八大宗以內。在歷經三武一宗教難後，各宗的經典或多或少都喪失了一部份，或外流東洋，獨禪宗未受影響。原因是禪宗未立經典，是教外別傳，不立文字。但實際是有經典的。在六祖慧能以前，禪宗自達摩至道信以楞伽經傳法，宏忍至慧能以金剛經傳法，是禪宗代代相傳的經典。到了廿八代的菩提達摩大師仍未標立禪宗。楞伽經（一〇八句，卅九門）有

立有破，其旨係唯心直進，金剛經掃相，較爲簡單明瞭，六祖以後才標示獨立禪宗。一如密宗先是雜密（顯密參雜）到金剛智不空一行等始倡密宗。神秀大師在北方爲漸宗，六祖在曹溪主頓悟，所謂南頓北漸，南禪以無念爲宗，無相爲體，無住爲本。北宗教人凝心入定、住心者淨，起心外照，掇心內證，南宗不著心不著淨，（淨是相故不著）但明心見性是共同的目標。心與性，是吾人所修的二個名詞。佛教講修心，道教講修身。心理健康，身體即無問題。在此我們應該先明瞭心與性的特質：心是隨緣的，有妄有眞，有覺有迷，有染有淨；而性是不變本是清淨的，總之心與性其體無差別。外道心游理外，心外取法是外道。佛學一切唯心造，此心包太虛，量周法界。

佛陀在世時，外道向佛說：「你們佛法啊！我很佩服，但你說『無我』啊！我不太瞭解。」他不知道，要天下爲公就不能有一個「我」，若有一個「我」就不能公，佛光普照也是亡「我」，若有便不能普渡衆生。佛法主張沒有「我」，而外道則主張冥諦神我生萬物，故有此問。然佛教不是沒有「我」，

心與性

反而是有且更强烈，在佛經所講是如來藏，即我也，爲善與不善之因。如是不變，來是隨緣。如來藏就是佛之境界含藏在衆生心識之中。故云：聰明人求心不求佛，求佛是在內心中求。愚痴的人便求佛不求心，如求佛加被。其實心境澈朗達到佛境界，則你本身就是佛，心即佛也。因而要求己不求人，

用功修心卽要求心。但不要忘了如來藏本身爲善法與惡法之因，而演變爲阿賴耶識，也是生滅與不生滅合和非一非異的。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之識，有八個識（或說九識），第八識是指清淨與染污同時俱足的，八識之萎縮與開展就是我們生死的根源。八識萎縮至僅存阿賴耶識，而在懷胎十月之間，又慢慢擴展開來，使六根俱足。故勝鬘經云六根生了卽是生，六根壞了卽是死，六根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其實是指一個識有八種作用功能。如同觀世音菩薩有千手千眼，是說他有千手千眼的功能作用，俱足萬德，非眞有千手千眼也。而六根對六塵境界，加上六識的分別，再經第七末那思量識（恒審思量我相隨）的傳送功能而起作用。小乘僅知到第六識，大乘才了解第七、八識的。而五根對五塵染境，加上第六識的分別，再加上第七識的恒審思量執着，把我置於其中傳送至第八識，是爲藏識（依如來藏而有生滅心），大小全收，好壞通要。所謂八個兄弟共一胎，一個伶俐一個呆，五個門前作買賣，一個在家把帳開。五個門前作買賣就是指前五識接觸五塵；一個呆子就是第八阿賴耶識，不管好壞全收，如同倉庫，最後算帳都是同他算。一個寫帳，一個伶俐的就是第六、七識。此爲第八阿賴耶識之來源，亦卽佛說如來藏之根本。因而第八阿賴耶識是如此生滅與不生滅合和而生，可言是功之首、罪之魁也。

依天臺宗所講一心俱足十法界，就是上述之理論。吾人一念俱足十法界（四聖六凡），界界互俱，心佛衆生皆平等。在平等之原則，如來藏性，有迷與悟、凡與聖之分。故心有染淨，隨緣符合，遇緣便起作用。藏識有的種子，被外境現行熏，所謂近墨者黑、近朱者赤。此熏在起信論主互熏，在唯識論主直熏。立論雖不同，善惡現行熏染淨種子是一致的，不可不愼。現以人道而論，假使吾人行十善、守五戒、發大心，傾向於佛，就可成佛。已未度先度人者，「地獄不空、誓不成佛」，是菩薩發心，而佛菩薩、羅漢僅是學位名詞，猶如學士、碩士、博士，並非特殊者所專有，所以一念心中具足十法界。經云：修成十善法就應升天，守好五戒就可保人身，修好四諦就是羅漢，修好十二因緣就是緣覺，修好六度便成菩薩，進能五住盡二死亡，便成

佛。若執貪瞋痴爲六道之因，若修戒定慧就爲四聖之種。人道已有如是功能，故天臺宗講性俱法門，本性俱足善惡，但不是說善性、惡性，而是說性俱有善惡。性非有二性之分，如一心而俱足善惡。故一心俱足十法界，十界互俱卽有百界，然而人道可成佛下地獄易明，難道成佛之後尙俱十法界，還會行惡下地獄嗎？若不會，則十界互俱之理論無以立足，在天臺宗之性惡論中，性惡就是性的善惡之一，性俱裏之一部份，天臺宗所講之性惡，實是性俱之一部份，故四明尊者乃單獨將性惡提出來講。所以天臺宗雖言性惡實談性具，華嚴宗講性起（眞如唯淨善惡緣起），大乘起信論講緣起（一念不覺生三細，境界爲緣長六粗），因而善惡皆無自體，其本體如一，依附在眞如上，毫無獨立性可言。譬如飛機起飛，突破雲層見陽光，陽光如佛性、烏雲如無明、陽光雖被遮，其光不滅，佛性雖被無明所覆，其體亦不增不減，因烏雲與無明無自體，有則不散矣，因而大乘人不講斷惑，他們只求開智慧、開悟，智慧光明照耀，則無明黑暗自消，故禪宗主張開智慧，所謂無智不禪，用最高智慧參禪，吾人傾向參禪，中國佛教之特質在禪，而禪宗之特點則在開智慧矣！參禪需離心、意、識。然而離了心、意、識如何參得，吾人起心動念都是識、意、心，離了便毫無頭緒，而依心、意、識去參則是外道，怎麼辦?!所以六祖謂參禪不能分別，直心是道場，惟心直進，亦卽不用六識。沒有第六識，則第七識也沒用了。第六識是分別識，第七識是執着識，沒有執着分別，則集起之心無所由。

參禪要用最高之智慧，修福慧亦需智慧，故云前五度如盲，後一度如導。用後一度之般若智慧引導你，若少了智慧，便不知何爲布施；沒有智慧，便無法行忍辱、精進、禪定，更無法守戒。所以六度萬行之六度都得靠智慧去領導修持，六祖慧能大師講經，必先要大衆念摩訶般若波羅密多，其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明心見性之境界高得很呢！禪宗並非沒書（教禪），而是要吾人不執着於文字，其文字般若是要吾人看書而不被書所轉。所以六祖大師講要不被法華所轉而要轉法華。因而不立文字是說不要被文字牽着走，所轉，而是我們要轉它，自主不爲外境所轉。所以由文字般若再進到觀照般若，

而實相般若，否則談不上般若二字。但說般若卽是文字，亦低估了般若，當然智慧也不是聰明啊！是故，吾人爲學有二系統：一爲識，另一爲智。識卽分別，求名、求知，全是在分別心裏找的。而智則是不分別智，研究佛學必須用智，不能用識，才能找到根本。智是從戒、定、慧發出的，這是吾人研究佛學之第一條件，戒，一般所知僧團有沙彌十戒，比丘二百五十戒，比丘尼三百五十戒，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等，簡言之，有爲有守卽是戒，亦卽諸惡莫作衆善奉行，然而不論戒條事理如何，第一個就是先求做人，所謂人成則佛成矣，持戒能心安理得，就是定，而寧靜致遠便是慧。學佛首重戒、定、慧三無漏學，進而啓發佛之知見，吾人一般之知識是由識心來分別，如眼根對色塵，眼睛用直覺來看，應無分別。若有則是第三者的加入（眼識加入起分別）。識與智也僅是一個名詞而已，所以六祖講分別亦非意識，要是融會，雖是分別也非意識，如吾人講三業，在衆生，身業是殺、盜、淫，口業是兩舌、妄語、惡口及綺語，意業是貪、瞋、痴。而在佛之業則身業可現通，口業可說法，意業可鑑機。同三一名詞，理解不同。內智外慧，智慧當然比聰明高一等，而智慧又比般若低一級，故般若不翻，乃存着梵語不譯。吾人參禪可循二途徑進趣：其一依所聽到之大乘理論爲基礎，從小乘一步步的修持。煩惱卽是菩提，生死卽是涅槃，但理論是理論，必須了解理論之基礎、來源，否則又何必經過三大阿僧祇劫去修呢！第二了煩惱如客塵，譬如大圓桌上，若不經介紹便不知何者爲主人，主人（眞心）只有一個，其他都是客人（妄心），若主人不招待，則客人便不好意思來，煩惱等於塵土，不去動它則不起飛揚。煩惱亦是如此，不要去動它，理它，則塵埃落地，金剛經云：一切有爲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一切法皆是如此，終歸於空的。

佛教講的空理不是無，無是什麼都沒有，成了斷滅見，佛教之空理不但不是無、反增加其有之成份，吾人最初見一切法屬於有，執聲色實有。第二階段瞭解諸法是假有的，幻有的。由實有進入假有再進入幻有而達於空理。歷經此過程，是故佛教講的空是依有爲其基礎的。故講大乘頓悟不得忘小乘之漸修。悟是頓悟不錯，但修要漸修。若不漸修，從

何頓悟。不從漸修而開悟是開不了悟的，若開悟也是短暫的，故謂：從來眞實妄，今日妄皆眞，但復本實性，更無一法新。開悟的境界如此，然而要是有所得，則是心外求法，是魔境是外道，根本無所得。開悟之後，哦！原來如此而已，是何其自心，本自清淨，本自光明，本不生滅。如喝粥，已下十幾碗，不能說最後一碗功效最大，一喝就飽，若無前功則最後一碗也是枉然。所以要漸修而頓悟，頓悟之境界就是明心見性之境界，明心見性之後照樣要修，從性起修。見性之後再修，則要任運而修，不加造作的修。佛教之三賢十地（鄰聖位，有作爲修，有次第修。），從第八不動地開始才是任運而修，在第七遠行地之前都是緣修，有能修的，有所修的，能所沒有亡，到第八不動地（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），才不爲外境所動。

吾人講明心見性，心本是光明的，清淨的，因爲有染法、淨法的參雜，有迷與悟，有善與惡之種子的參雜，如同一面鏡子始終是模糊的，灰塵太多之故。禪宗神秀大師講時時勤拂拭，莫使惹塵埃，要常把心鏡擦一擦；而六祖慧能大師則主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！二種境界一樣並非有高低。六祖本來無一物是依空理而言，神秀之時時勤拂拭是依有而言。空有是相互關連的，不能執空廢有，執有廢空。然而這面大圓鏡智照了這影像不眞，不能佛光普照，原因就是有善惡念始終不停的遮住光明。因而法性內參雜有淨法、有染法，有覺與不覺，有迷有悟。所以吾人不必理會斷無明之法，只要將智慧增加，無明卽可斷之。淨法與染法是敵對的，是故吾人過河必須船，到岸不用舟。吾人想從生死之此岸，渡過煩惱之中流到涅槃之彼岸，必須乘坐佛法三寶法船才能渡過煩惱之中流，若到了涅槃之彼岸仍不肯下船，則始終達不到目的地。過河一定要有船，到了彼岸則佛法可不要了，所以慧思大師在時，梁武帝請智宏大師下山來說法，他說三世諸佛都叫我一口吞盡，我沒話講了。這是不思議之境界，所以維摩詰居士與文殊菩薩談不二法門，文殊問維摩詰居士何謂不二法門，維摩詰居士將嘴閉住，不能講一開口就落二落三的，反問亦不講話。講不二法門是沒有說的，有說是權巧方便，引導我們進入涅槃境界而已。是故金剛經講知我說法，如筏喻者

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。佛法皆不可得，何況非法，亦即吾人智慧增加，就抵銷了煩惱。最後智慧也不能要，若有智慧就不對，連小乘都要灰身泯智，何況是大乘呢！故云：莫謂無心便是道，無心還隔一層關，達到無心尚非是道，無心還差一層，連無心之無也要去掉，若有個無就是有，佛法差不多是相對的，都應將之消滅，最後染法、淨法都不存在，不能保留（有淨法則尚見月朦朧）。在禪宗是講坐斷兩頭，坐斷兩頭是用念佛的方法去參禪，禪淨雙修。

吾人參禪，若不離心、意、識就沒法做，身心也無所依，唯一之法是以念佛爲內容來參禪。而吾人初用功時心裏一定要有所緣，若無所緣則心更亂，故需來心於一處緣一境。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將六根攝住，不使外跑，把妄心歸回來。歸回來依住三寶而緣之。過去是放逸在六塵，現在將之拉回來依靠佛法僧三寶。三寶者何？佛者覺也，法者正也，僧者淨也。要將心依靠自己的覺悟、正道、清淨心，用佛法僧攝之。依六祖言：佛者覺也，一念覺悟即佛。法者正也，經典所在即如來舍利之身，經典引導吾人走正道，使心入於正途也。僧者清淨也。將心拉回依靠覺悟、正途、清淨心三寶，而後再念佛。何謂念佛，就是佛念。吾人不起佛念即起魔念，不起貪瞋痴，就起戒定慧。是相對的，故要起佛念。一般講要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淨土法門，而何謂阿彌陀？是爲梵語，漢譯是無量光、無量壽。無量光就是智慧，無量壽就是福德，就是要吾人念福念慧，到佛之境界，便能福慧雙修。佛稱兩足尊，福足、慧足，吾人要修福修慧，念阿彌陀佛就是要修福慧也。有福報才有壽命，否則壽不久長，福與壽是有連帶關係的，要一心念佛，將心放在修福修慧上，念念不忘。念佛方法可採淨土宗之持名念佛（要氣順能隨佛號）、觀相念佛（不可用分別心）及實相念佛等。實相念佛就是觀心念佛。持名念佛即利用空間念佛默念，在休息時用念佛之方法來休息，用空間念佛。用心裏念佛叫金剛念，叫實相念。所以用念佛之法來充實參禪之內容，亦即我們要經常保持覺悟。或謂夜夜抱佛眠，朝朝還共起，這是覺悟的意思，每晚睡眠都要覺悟，與佛同在，亦即要吾人覺悟不要迷。亦即

二六時中不離覺悟，心裏不離正道，不離清淨，心就有所依，卽是歸依，歸依佛、法、僧，而經常保持念佛之境界。所謂淨念相續不要間斷，但是最後應念而不念，不念而念，亦卽要坐斷兩頭了。此時染念、妄念、雜念一概沒有，只存佛念。當然禪宗是不主張念佛的，只要念佛一句，他們說禪堂都得打掃三天。禪宗以爲佛與魔是相對的，佛來佛斬，魔來魔斬，都要殺，都要剷除，不應有相。佛也有相，雖金剛經云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」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衆生相、無壽者相，佛相他也不要。因而到最後一句佛號把它斷了。南無阿彌陀佛第一句之佛字念過去，這一頭把他停止，第二句南字還沒出口，這就是坐斷兩頭。此時鏡子與心鏡，大圓鏡等什麼東西都沒有了，妄念、淨念也沒有。淨念已坐斷兩頭，南字是頭，佛字是尾，兩頭坐斷，這一境界可能會實現。不妨靜坐時試試用念佛坐斷兩頭之法，可能，但很快又過來了，停不住，若停住就是佛的境界。佛是始終停得住的，沒有念，沒有妄念，沒有淨念，這就是所謂大圓鏡智，照異體還同，其本體是一致的。到此時就是佛光普照，若還有念就照不出來。是故，善性與惡性是一體的，如同冰與水一樣。所以在佛經裏講闡提不斷善，諸佛不斷惡。闡提是沒有善根，不種善根的人，一點好事都沒做過，但其善性從無斷過。諸佛當然不行惡，但也不斷惡性，這道理是說明善與惡是一體的。若斷善就等於斷惡，斷惡就等於斷善，善惡是同源的；斷眞就等於斷妄，斷妄就等於斷眞；斷煩惱就等於斷菩提，故云生死卽涅槃，煩惱就是菩提；不能把煩惱斷掉再找一個菩提啊！滅妄求諸眞，妄眞同二妄。若把妄心滅了再求眞心，妄心固然是妄，眞心也變爲妄。此處顯示生死涅槃，煩惱菩提是一致的。冰與水一樣，水遇寒冰之因緣而結成冰，不能棄冰找水啊！冰遇溫暖之因緣也變成水了，完全是因緣之附合。善惡也是因緣之附合，成佛下地獄亦如是。第八識之善惡種子靠着善惡因緣的熏習而生長，就是說善法與惡法是一體無二的。所以佛有惡，闡提有善。善與惡要看是兩個名詞，不要當做兩個東西，都沒有自體。善與惡是相對的，最後善惡不思，迷妄不念，則大圓鏡智才能發展出來。吾人說是一回事，做就要看個人功夫了。